

永曆實錄

永厯實錄卷四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吳何黃列傳

吳炳字石渠直隸宜興人中萬厯己未進士工爲詞曲與阮大鍼齊名厯官江西督學叅議隆武中江西陷從建昌單騎入闕陛見時福建舉行鄉試卽擢炳布政使充提調官已而閩陷走廣謁上于武岡時劉承允專恣瞿式耜嚴起恆皆惡之不得從駕閣臣缺票擬無所委傳作霖以主事亟遷兵部侍郎周鼎瀚以員外郎驟改侍讀皆與撰擬承允以己意授行其非銓政軍務者則馬吉翔龐天壽自

中批出不復繇票擬朝政無章承允意不自安炳旣入見
遂擢吏部尙書不三日卽拜東閣大學士入直炳素諧柔
好聲色荏苒無風骨俛仰唯承允意武岡陷炳遂與承允
降隨孔有德至衡州有德恆召與飲食炳旣衰老又南人
不習北味執酥茶燒豚炙牛不敢辭強飽餐之遂病痢死
上之立也承隆武之敝祿位積輕事權解散及居武岡劉
承允驕橫脅上辱士大夫羣臣皆避去莫肯扈從川黔總
督尙書李若星拜吏部尙書太僕寺卿楊喬然擢刑部侍
郎皆爲承允所掣制旋解官唯不恤廉隅者則介承允以
進輒俄頃拜大僚童天閱高光映庸闢而躡九卿劉魯孫

目不識丁而授講讀鄒枚以小吏而登憲司御史郎署尤
猥雜不堪風聞四近于是江楚間塾師游客卜筮胥史皆
冒舉貢自稱全髮起義赴行在求仕及上駐肇慶金堡丁
時魁袁彭年建議謂爵祿太賤小人營進屈下鎮將而威
令不行漁獵小民則人心瓦解請覈出身履歷及鄉望才
品以敘次錄用內閣嚴起恆吏部晏清抑皆清慎不妄甄
拔故一二年閒閫外稍知國紀江楚黔粵所在收復顧以
是爲羣不逞所怨望吳貞毓者炳之族子首謀撓亂之堡
下獄起恆不用將吏解體兩粵繼陷上蒙塵粵滇之閒寄
虛名羣盜中侍從不過百人昔之以全髮起義干乞祿位

者率持故銜投款降級敘用往往爲民害垂二十年尙未
息也

何吾騶別號象岡廣東香山人中萬國己未進士敏給通
機變頗工爲詩書法妍美選庶吉士改編修當啓禎閒浮
沉不爲同異守館閣崇禎八年積資拜禮部尙書文淵閣
大學士以事忤溫體仁體仁欲逐文震孟因與震孟俱罷
隆武中特勅以太子少師仍原官召入直上幸贛州吾騶
從至順昌追兵至驚遁歸里已而蘇觀生立唐王聿錫于
廣州觀生人望素輕倚吾騶爲重吾騶偕大學士黃士俊
侍郎葉廷裕李覺斯前布政使曾道唯及廣東布政使顧

元鏡決策推戴以拒上命盡發守兵西扼三水東與陳子壯義兵相持廣州城門不置一卒李成棟自惠州馳來已入城吾騶等尙不覺俄而唐王觀生皆見殺吾騶遂降厚賄成棟特薦之于□及成棟反正吾騶輒自冠帶稱故相上幸肇慶丐成棟薦已成棟因疏言吾騶士俊綸扉舊學宜備顧問元鏡毛毓祥與謀反正才能可用詔各起原官召用先是吾騶降□思以文望動人得復大用乃撰□□史稱述功德內書楚賊何騰蛟遣張先壁入寇鏤板行于嶺外至是騰蛟聞勅召吾騶大怒欲疏攻之吾騶懼不赴召騰蛟敗沒吾騶遂偕士俊及毛毓祥赴闕勅留入

直袁彭年雖嘗與吾騶同降顧薄其爲人時彭年方掌西臺吾騶多齟齬之彭年疏侵吾騶毛毓祥爲通政使結給事中李用楫疏攻彭年互訐不已吾騶引疾乞休上亦厭之聽之去彭年不自安亦以請假治慈母喪解臺務吾騶之出亦無仕宦意特欲一入綸扉蓋前罪恥塗飾鄉里耳目吾騶富甲東南銷銀爲小山高廣丈餘凡十餘所露置宅院隙地成棟兵初至欲鑿取之不能動吾騶旣歸明年廣州復陷吾騶逃入海中死

黃士俊字□□廣東順德人萬厯丁未廷試賜進士及第一歷官宮詹侍郎閒住隆武中起拜東閣大學士禮部

尚書未赴閩陷蘇觀生立唐王于廣州士俊與焉○兵陷
廣州士俊就李成棟降成棟反正士俊丐成棟疏薦入直
上始難之重違成棟之請姑勅召之士俊偕何吾騶入見
以故相位居罷巖上諸殿閣唯文淵閣上有印進呈文字
則用之居首揆者司其封掌上在粵罷式相掌上上奔象
州時遽式相不及繳及辛肇慶起紐班式相後而式相方
留守督師起恆實首揆也式相方欲繳印付起恆聞吾騶
士俊入遂不果起恆固有欽賜圖書印進呈文字及發紅
本閣票下科而吾騶士俊爲上所厭薄無所賜皆以白版
行吾騶與袁彭年互訐解官去士俊以柔順爲上所留時

年已七十八矣以票擬失當爲吏科丁時魁所屢駁士俊泣語人曰老夫于諸公爲前輩遠甚老夫叨鼎甲時諸公尙皆未生今乃相窘如此老夫亦何所負于國家所少者唯一死耳聞者哂而憐之南雄陷上幸梧州士俊遽以病請歸里不知所終

寶錄卷五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李文方列傳

李永茂字孝源河南南陽人中天啟乙丑進士歷官中外有能名崇禎末擢僉都御史丁艱家居李自成陷南陽永茂與前布政使賀自鏡攜家避寇南奔襄陽時左良玉劉洪起兵各數萬沿漢屯聚暴掠不戢自鏡女年將及笄洪起強委禽女不肯屈投漢水死永茂乃帥南陽避寇眾數千人團聚自固汎舟漢江號南陽幫兵不敢犯宏光立永茂服闋詣闕見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州賊閭王猶

婆營據簾子洞寇掠汀贛永茂會福建巡撫張肯堂討平之隆武中萬元吉受命督師江楚守贛永茂以母喪解官僑寓嶺南及丁魁楚罷式耜定策戴上手肇慶迎永茂協策永茂至拜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永茂以終喪固請式耜奏永茂卽欲終制不與閣務者皇上以冲齡嗣服非耆舊之臣孰與勸學臣等捐軀只辦開政請命永茂專侍經筵不及庶務亦可令忠孝兩全也永茂猶固辭不得乃受命永茂因進講請召用人才退而疏薦十五人直省各舉一人御史劉湘客與焉湘客忤內監王坤坤方秉筆以硃斥之永茂撫贛時湘客客于贛悉其才品與相厚善至

是怒曰斥湘客者斥茂也國勢孤危如此而猶唯內豎意
掣辱大臣吾聞死草閒不能爲此輩分任亡國之罪拜表
乞返苦次卽日解舟泝滇江入仁化山中鬱鬱以疾卒
文安之別號鐵菴湖廣嘉慶州人中天啟壬戌進士選庶
吉士改簡討選編修左庶子以忤魏忠賢削籍崇禎初起
侍讀厯官南京國子監祭酒清剛不合于時局解官歸里
宏光中以清望素著起詹事府詹事不赴上卽位瞿式耜
奏安之及侍讀學士王錫衮厯朝人望宜入綸扉且道路
可通尤易徵趣詔以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敦趨赴闕會
湖廣淪陷勅使不達時忠貞營敗績于草坪退屯夷陵結

皆自固劉體純袁宗第自漢中返亦屯荆鄖陽故將
王光興率眾自竹山南來與諸部大牙結聚已而堵允錫
以忠貞營下嘗禮光興移屯荆西迎翰林院編修黃燦監
督其軍事聞加燦侍讀兼兵科給事中燦與安之同里因
迎安之資其威望鎮撫諸將永祿四年安之入見繞道至
平越乃以疏聞上勅召赴闕抵南甌上命禮部主事劉兆
鏗敦趨之朱天麟亦得召旨因與偕至天麟以安之翰林
先輩欲假其望以動人頗推崇之已而議論猥雜安之深
厭之遂不合既見勅召入直安之之至以節制黔楚修綱
紀收敗局爲己任顧天麟與王化澄不足與其事遂大懣

阻力求督忠貞營出楚蜀爲光興援凡入綸扉者十日即
奉勅督師秦蜀去時忠貞營久屯潯南師疲糧乏安之乃
率之自黔入楚西冀收蜀爲迎蹕計至貴陽孫可望已併
楊展王祥之軍駐貴安之不得已謁見可望可望固欲留
之安之詭辭以對得去入楚忠貞營踵其後爲可望所覺
追安之安之已馳出黔與諸帥合居巴興閉未幾薨于軍
中黃燦字中涵崇禎癸未進士亦卒于軍燦旣沒僉都御
史毛壽登爲諸營監督與光興同降于□

方以智字密之直隸桐城人姿抱暢達蚤以文章譽望動
天下父孔炤萬曆丙辰進士巡撫湖廣爲時相所忌以失

律逮下獄阮大鍼與同郡尤忮害之時局翕然欲致孔昭
于死以智方中鄉舉上計偕忌者欲因文場陷之使絕營
救伸理以智入都佯爲不就試已乃密入闈中崇禎庚辰
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以智旣官禁苑在廷稍爲孔昭伸
理得減死論北都陷以智閒行歸里大鍼黨又欲以從逆
陷殺之幾不免南都陷以智徒步走江粵顧自是無仕宦
情乃改名姓稱吳秀才遊南海叅議姚奇允與以智同舉
進士一日擁騶從出與以智遇以智趨避書肆中奇允愕
眙下肩輿相持泣下人始知其爲以智矣奇允勸令強起
襄時難以智不答留客奇允署中翟式耜聞而迎館之會

上卽位于肇慶擢左中允充經筵講官司禮太監王坤奏薦大臣數十人給事中劉薊抗疏言內臣不得薦人況大臣乎坤所薦者皆海內人望方且以閒關不得至爲憂若聞坤薦當益裹足不前則是名薦之而實止之拒人於千里之外也坤怒將逐薊且疑薊疏出以智手爲震經筵以智旣無宦情講官之命爲式耜所強受又不見庸遂決挂冠去浮客桂柳閒粵西稍定就平樂之平西村築室以居以智詩傲錢劉平遠有局度書法適整畫尤工弈碁亦入能品尤嗜音律喜登眺至是放情山水觴咏自適與客語不及時事楚粵諸將多孔炤部掎欲迎以智督其軍以智

咸拒謝之永祿三年超拜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不拜詔遣行人李渾敦趨入直以智野服辭謝不赴平樂陷馬蛟麟促以智降乃舍妻子爲浮屠去劉鼐字及叔四川人中崇禎丙子鄉舉豪雋有才致歷官僉都御史巡撫柳慶

東坡實錄卷六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選

陳姜列傳

陳子壯字秋濤廣東南海人父熙昌官吏都給事爲清節名臣子壯中萬厯己未進士一甲第三人授編修天啟閒許魏忠賢與父同削籍歸里崇禎初起用厯官宮坊爲思宗皇帝所簡知擢禮部侍郎將倚相之閒詣溫體仁體仁盛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正色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勛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

非善則歸君之義體仁故忤子壯至是聞其言益怒遂密
以其語奏聞上遂疏之崇禎八年詔以祖訓凡郡王子孫
以降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以名聞考驗奏授京
外職官子壯抗疏言宗室改授適開僥倖之門竊藩規涸
銓政而以不習艱苦之貴介出傅姆之手登之吏民之上
徒爲民苦疏奏上震怒體仁復乘閒深中之逮下獄欲以
祖訓離開親親條抵之極刑刑部議上祖訓與律例皆祖
宗垂法雖可並行不悖但祖訓在開國之初以治亂國用
重典之法齊一天下律例則斟酌得中爲世守之成憲故
列聖以來皆以律例議刑而不敢褻用祖訓子壯罪如律

當戊覆上體仁猶嚴駁從重部執益堅乃得減死論成體
仁因是遂諷上頒祖訓于學宮通令天下諷習以錮子壯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抗疏言子壯以過戇下獄論戍市井
雜流陰操訛說投閒抵巇以希進用國事尚可問哉疏入
不聽尋體仁死上怒漸釋子壯乃以赦歸里宏光中與黃
道周同以禮部尚書召不至隆武閒就家拜文淵閣大學
士赴闕時閣員二十三人皆具銜不與票擬子壯告歸蘇
觀生立唐王于廣州子壯惡之舉家航海招義旅閒道貽
書于瞿式耜請西師疾下願舉海舟會擊賊觀生靖內亂
以圖外禦林佳鼎敗沒子壯固擁義兵居海濱不下已而

李成棟破廣州子壯卽軍中益號召約舟師數萬復沿海諸縣清遠貢士朱維四率義兵自上流應之兵薄廣州子壯戎服督戰顧廣人利水鬪不習陸戰成棟嬰城不出圍數日子壯兵盡登岸成棟啟諸門大出鐵騎蹙之于水次會雷雨大作風益烈舟飄飄不得附岸舉軍覆溺子壯死之弟子升收餘卒依海島結砦自固已而成棟歸附兵乃解永曆三年贈子壯太子太保諡文忠子升字喬生中崇禎己卯鄉舉隆武中授兵部主事子壯旣戰沒子升收其餘眾結石馬徐鄭四姓據花山島有楊光林者擁兵萬餘遙與聯應海南王興號繡花針亦擁眾數萬互爲犄角成

棟歸附子升釋兵入見改兵科給事中遷禮科右給事中
端靜無所附和不合于時移病告歸海上諸兵爲李成棟
所摧抑皆瓦解王興屯雷廉閒王化澄奏用其鄉人連城
壁超授大理少卿往連絡之城壁貪狠爲興所厭薄外受
羈縻拜官爵而不爲朝廷用徒爲暴于海盜

姜曰廣字居之一字燕及江西南昌人中萬厯己未進士
文望丰采爲東南冠選庶吉士改編修天啓六年充冊封
正使偕給事中王夢尹封朝鮮國王奉別旨便閱海上情
形按毛文龍功次虛實曰賡詢鮮人覈海師備得要領使
還上言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

民至十餘萬不可不謂之豪傑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
正正與口決勝負于郊原不獨臣不敢信文龍亦不敢自
信若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閒乘敝出奇文龍自信
其能臣亦信文龍之能也朝廷知文龍以用文龍則不致
失文龍而莫盡其能亦不致孤倚文龍以困而覆之矣疏
入報聞然朝廷終不能以此待文龍後卒如曰廣言以致
於敗未幾曰廣以忤魏忠賢間在崇禎初起擢左春坊左
諭德崇禎三年典南京鄉試甄別典雅得士尤盛如楊廷
樞張溥陳子龍楊廷麟各以文章氣節著聞顧以清貞不
附時局爲溫周所抑不登大用家居與萬元吉楊廷麟李

可輔慮北都適□□恐不可保思固江左爲後圖史可法
爲南司馬呂大器爲皖督皆深相倚望左良玉亦託重焉
崇禎十七年以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與迎聖安皇帝拜
東閣大學士禮部尙書與史可法高宏圖爲南中三賢相
天下翕然望之然馬士英王鐸以姦婪同秉國曰廣不能
孤伸其志當迎立時呂大器以福邸故以謀嫡累賢士大
夫激成奇禍後必授時局口實掀翻黨錮而嗣王抑無令
德聲不如潞王之賢宏圖曰廣胥以爲疑士英陰訂阮大
鍼決意福邸以快意于東林遂與武臣劉孔昭湯國祚趙
之龍決策曰廣雖亦與翼戴士英微以其事聞宮中上下

之猜疑啓矣已而劉孔昭以起用吳牲鄭三俊故廷辱吏部尙書張慎言曰廣知黨禍將起遂乞休不允及馬士英奏薦阮大鍼以知兵賜對宏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因攻宏圖曰廣護持局面愛而登之天忌而錮之淵欺罔莫甚曰廣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慙無術調和近見欽案掀謬又媿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璽未乾駭四方之視聽臣所爭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不聽時大鍼初入士英寵威尙淺曰廣雖見沮忌猶得稍有建明引薦黃道周陳子壯華允誠楊廷麟

黃文煥咸得召命左良玉駐武昌繕兵輯民思有以自效
皖撫袁繼咸聯江楚繫上游重望皆倚重曰廣協心戮力
馬士英益深忌之會巡按湖廣御史黃澍自楚入見請召
對面糾馬士英奸貪誤國士英益疑曰廣與良玉澍排己
凡用舍進退皆以內降行己志盡削閣權曰廣上言祖宗
會推之法萬世無弊斜封墨敕覆轍具在先帝善政雖多
害政亦閒出而唯以頻出中旨爲亂階鄙夫熱心仕進一
見擯于公論遂乞哀于內廷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
之詞遽爲聳動先帝旣誤陛下豈堪再誤天威在上密勿
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取大學衍

義資治通鑑觀之反覆思惟必能發明聖性點破邪謀陛下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疏入不省頃之大鉞入秉戎政與士英謀結劉澤清劉良佐以捍良玉而厄曰廣遂購換授宗室朱統鐔疏叅曰廣顯有逆謀袁彭年熊汝霖抗疏言曰廣勁骨贍性守正不阿居鄉立廷皆有公論統鐔揚波歆血飛章越奏不從通政司封進是何徑竇直達御前姦險之尤豈可容于聖世請逮治統鐔不報高宏圖揭請付統鐔于埋擬嚴旨上三發改票宏圖言臣死不敢奉詔上召宏圖厲聲責之宏圖遂乞休去尋以推翼恩加曰廣太

子太傅抗辭未允會御史祁彪佳疏論詔獄廷杖緝事三大弊政曰廣擬旨許禁革內批發改票曰廣揭言臣所守者朝廷之法度一官之職掌而欲以嚴旨加直諍之臣畱敗亡之政臣死不敢奉聖意不從于是士英知上惡憚曰廣益募黨攻許無忌矣吏部例轉御史黃耳鼎爲副使內批畱用尙書徐石麒爭之士英因爲耳鼎言不去姜南昌君必無畱理耳鼎遂疏攻曰廣結劉宗周爲死黨欺君把持無人臣禮曰廣乞休遂予告去先是曰廣憤馬阮之姦必將旦夕亡國猶以己爲密勿大臣無遽去理故攻者頻仍徘徊不忍去而大鍼欲盡援欽案逆黨致要津攻擊異

已報十七年廢鋼之怨忌曰廣之抵牾必欲重陷之曰廣歸士英乃與王鐸盡翻欽案引匪人逐正士鬻官爵墜邊防天下聞之無不知其不能旦夕延矣給事中吳适疏言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其欽乃么曆小臣爲誰驅除聽誰主使上章不繇通政結納當在何塗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端自此始搢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甯日矣疏入內批切責之于是蔡弈琛陳盟楊維垣張孫振相繼大用士林無賴者靡然翕附原任推官黃端伯妖妄人也無故解官自髡入廬山挾左道惑眾爲南州人士所鄙至是挾怨赴闕呈身于士英訐奏曰廣謀危社稷援引

鬼神以徵之士英授統鎮行人擢端伯禮部主事以招致
攻曰廣者中外駭懼史可法孤立淮上左良玉師老鄂城
南北交警勢岌岌而士英殺曰廣之心益急會思宗皇太
子事起內旨傳諭法司王之明往闕往楚欲成何事主使
附逆實繁有徒著所司窮治勅出土英手欲傾曰廣宏圖
以族誅之辟也會左良玉兵東下□兵南渡南都陷不果
未幾□兵逼南昌巡撫曠昭走曰廣避居山中□將吏屢
招請不應已而金聲桓王得仁屯南昌素知曰廣德望陽
招而陰縱之曰廣以是得全陰結撫贛義勇思開道入閩
粵未及行俄而聲桓反正不知朝廷所在無所稟重乃迎

曰廣居南昌鎮撫士民事聞敕加曰廣少師兼太子太師
建極殿大學士賜尚方劍便宜行事督師恢復京湖閩浙
曰廣以清望舊爲聲桓推重然聲桓擁重兵以反正功自
大爵上公亦賜便宜還專制生殺不聽命于曰廣時撫州
王蓋八起義兵滿數萬贛州閩王宋諸賊歸義効命眾亦
數萬吉安劉季鏞所號召西連鄱耒郴桂所在響應咸聽
命于曰廣曰廣欲輯合之爲聲桓援聲桓不從僉都御史
吳宗周勸聲桓尊獎曰廣收士民心聲桓強應之弗能聽
也曰廣稱疾不視事三麻二年秋敕召曰廣陛見聲桓遂
辭畱之曰廣旣久引疾不能一日去逗畱閒曰兵大集團

南昌曰廣起與聲桓分堙而守顧曰廣所聯絡義兵皆已解散又素無權藉雖旦夕乘城不能有所指麾冬十月刺血拜表乞援朝廷無以應又馳檄何騰蛟求救騰蛟以衡長未下次且不進南昌糧盡曰廣傾資鬻僕妾以充餽不給城將陷撫州門啓曰兵故開一面聽城中潰散或勸曰廣出奔曰廣曰吾今日不死尙何待閉門引吭而斃事聞贈進賢伯諡文忠

永麻實錄卷七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選

何堵章列傳

鄭古愛

楊錫儼附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人中天啟辛酉鄉舉崇禎開授
南陽知縣吏治精敏以最聞南陽思文皇帝封邑也思文
皇帝英銳喜事推官萬元吉頗規裁之騰蛟特相周旋元
吉以遏抑親藩見逮騰蛟得不與擢大興知縣精敏如治
南陽遷郎署擢鞏昌兵備副使以善撫兵將爲秦督洪承
疇所推薦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武昌楚撫王聚奎王揚
基以失機論治廷臣視楚爲戒遂無敢赴者擢騰蛟右僉

都御史巡撫湖廣張獻忠入蜀左良玉駐武昌大爲民擾騰蛟至以恩禮結良玉子夢庚與正紀副總兵盧鼎得其歡心尤與左營監軍主事李猶龍相善良玉所部頗尊信之綏撫殘黎有方騰蛟故黔人與馬士英同鄉里士英督豫楚騰蛟與受節制頗相得以是爲巡按御史黃澍所疑左良玉自不愜于楊嗣昌頗與中朝氣節之士相知聞而與士英不協澍與良玉相親重騰蛟以通敏和讓亦與良玉善良玉習其無他每與澍言推獎之澍不以爲然良玉亦不以澍爲是然軍機進止及朝政得失澍獨與良玉謀議不令騰蛟知也時黔人越其杰楊文驄皆附馬士英得

節鉞大爲疆場寇騰蛟雖有才度而不爲高宏圖姜曰廣所知慮其且償楚事給事中袁彭年御史徐養心請以副都御史楊鳴總督楚豫削騰蛟權而士英欲沮抑之加騰蛟兵部右侍郎與相頡頏未幾撤鶚改授騰蛟爲豫楚川黔總督遷副都御史已而黃澍自楚入見廷糾馬士英姦貪誤國被旨切責出監良玉軍深以騰蛟附士英爲疑騰蛟亦恨澍疎已澍旣削奪逮捕而皇太子自北來下獄掠治良玉抗疏爭之因風皖督袁繼咸及騰蛟繼咸抗疏激切而騰蛟具疏言太子到南何人奉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旣爲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

公侯多從北來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慎疏入詔以法司審明節略解之良玉以騰蛟疏持兩端故爲士英送難啟其辨折遂疑騰蛟故東下之謀獨與澍決策而騰蛟不知宏光二年四月初四日良玉拔營東下騰蛟大駭不知所爲俄而左夢庚遣數十騎脅騰蛟登舟亦未與相見騰蛟意不欲行佯墮水匿蘆荻中附小舟得達岸走江西將歸武昌而武昌民半爲左兵掠奪城空不守李自成爲吳三桂所追數十萬騎臨江求渡騰蛟乃從甯州過瀏陽走長沙大號湖南湖北言良玉反良玉部按在湖南者率擒殺之沉尸于湘江閒道

遣疏赴南都雪已不與長沙素無武備騰蛟乃召黃朝宣
于衡山中行登壇禮拜爲總統朝宣部卒不滿二千人
多羸弱兵素不戢稍憚李乾德不敢逞至是猝遇寵任遂
益驕會左良玉死南都繼陷夢庚降而李自成渡江入無
人之境繇蒲圻走死九宮山其部賊數十萬大掠巴陵南
至湘陰瀏陽騰蛟不知其爲自成部賊也猝遣長沙府通
判周二南率朝宣部卒千餘往禦之大敗二南死之騰蛟
始駭嬰城爲守死計諸賊失主遑遽無所依乃遣使就騰
蛟降高李部號三十萬劉體純袁宗第張光翠牛萬才楊
天豹部各數萬不下五十萬人湖南地旣迫隘賊入亦薄

騰蛟雖受其降亦未有以安插之諸部大掠巴陵蒲圻平江湘陰閒如故已乃漸渡江屯荆岳閒騰蛟復糾合張先壁黃朝宣劉承允各益召募以眾相尙而盧鼎馬進忠王允成不與左夢庚同降因風南泛駐岳州聽命于騰蛟賊偏將王進才郝永忠拔營歸騰蛟爲督標總兵諸軍蟄集號百萬騰蛟不知所裁會思文皇帝下詔曰萬元吉朕之舊盟何騰蛟朕之恩故也遽加騰蛟兵部尙書副都御史賜蟒玉尙方劒便宜行事總督豫楚秦蜀黔粵軍務時朝廷旣輕爵賞以縻人心騰蛟以潛邸舊恩尤所傾注騰蛟以受降事上聞上益倚重之卽勅騰蛟便宜綏撫騰蛟以

兵太重難于控制乃檄提學副使堵允錫節制新降諸部而白領進忠允成鼎先璧朝宣承允進才永忠爲己屬允錫已次第安插晉拜僉都御史撫楚尋加總制侍郎督忠貞營屯湖北騰蛟屯湖南始騰蛟至長沙倚朝宣過重及是大師薦集而朝宣輕劉承允舊鎮黎靖騰蛟子家居黎平與承允有隙騰蛟雖專制一方而威令往往撓沮進忠允成鼎皆良玉部驕將但示羈縻索餉重疊繼以侮嫚騰蛟旣奉便宜之命驟加派義餉兼預徵一年民田稅每畝至六倍以上不足則開餉官餉生之例郡邑長吏皆以貲爲進退又不足則開募姦人告密許殷富罰餉傾其產分

諸營坐餉朝宣先壁承允皆效之湖南民展轉蔓延死亡過半思文皇帝屢勅獎譽全舉楚事付之騰蛟不問欽差臺省官至者稍不遜讓則漂搖江干爲兵卒所黷部選長吏至皆不遣就任以意改授之而標下將吏熊兆佐馬際昌李先春韓□□與長沙諸生周辛通賄竊權騰蛟固不知禁也隆武元年冬騰蛟與允錫會議出師調承允至長沙不用命歸武昌去朝宣亦不至張先壁自請從茶攸出吉安唯監軍道章曠率進忠允成爲前部下岳州騰蛟率偏將滿大壯吳勝兵數千人繼之檄允錫督高李部自澧出荆允錫圍荊州未下□兵適大舉入□至岳州進忠允

成驚退□兵舍長沙徑渡江蹂高李十三家老營于草坪
騰蛟汎舟至磊石驛驚潰走歸長沙畫新牆驛守湘陰不
復議出師矣初聖安皇帝詔天下有能擒斬李自成者世
爵國公祿萬石視徐達至是騰蛟奏報斬自成于九宮山
以周二南死失首級思文皇帝方亟勦名鎮天下望遠下
部議賞部議以祖制文臣不得封公侯封騰蛟定興世伯
勅旨已行將予世券都御史郭維經上言自成傳聞死于
九宮山在江西甯州界內傳以五月死而七月所部降騰
蛟乃知且經年而後報遽行大賞誠非所宜且自成之或
死或生或死于吳三桂之追兵或死于鄉團之棒擊俱不

可知萬一殺自成者他日且以首獻臣不知騰蛟之何以
自解且萬一自成未死而他日更出沒于他所臣又不知
皇上之何以收反汗也騰蛟獨力鎮楚撫降禦□忠猷自
不可揜何必借此影響不自信之功名以貽天下後世之
譏非乎臣且不能不以愛騰蛟者全騰蛟況陛下之以馭
騰蛟者安騰蛟又當何如鄭重也疏入乃輟給世券時鄭
芝龍驕悖懷貳心上疑之甚萬元吉自贛州表請西幸親
征騰蛟聞之乃遣監紀推官傅作霖奉疏迎轡上旣急欲
去閩出楚作霖陛見盛稱楚兵彊盛騰蛟精忠渴望移蹕
上大悅加騰蛟太子太保促遣兵入贛迎駕顧騰蛟以便

宜制楚文武將吏皆出其門不忍失權藉謂章曠曰上告
幸楚則□當聚力攻楚恐未易支也上屢勅趣迎駕兵會
贛州騰蛟乃名遣張先壁自攸縣出永新郝永忠自郴出
龍泉分左右部號迎駕軍先壁至攸屯師不進永忠至郴
西屠桂陽州過甯遠騰蛟亦不促遣之上繇是懷疑未卽
去閩騰蛟齎奏使臣不入閩者數月他日奏使至上震怒
召面詰之使臣詭辭以對上次且聞稍行至順昌而陷顧
自是兵益無紀糧益不繼諸將瓦解黃朝宣不出其山張
先壁據攸縣郝永忠據甯遠馬進忠移屯沅江王允成寄
帑于湘潭廬鼎據衡州劉承允保武岡不出各招市井無

賴轉相陵虐農甿被迫亦釋耒而爲兵更互讐殺會歲大旱千里無烟火王進才居長沙抑不受調度傅上瑞遁走沅州獨章曠率標兵數千捍湘陰永縣元年二月□孔有德大舉□湖南曠督孤軍與戰不利允成進才掠長沙先走騰蛟奔衡州時上在桂林將圖幸楚特拜騰蛟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尙書督師恢復騰蛟至衡州諸軍益洶懼無固志四月孔有德前鋒至衡山諸軍大掠分道走騰蛟奔永州遂自永至武岡人見劉承允挾舊隙欲奪其兵柄矯旨召騰蛟入直騰蛟固請出收兵圖恢復上意亦欲遣之承允乃謀解散其部曲困之令無所往而滇帥胡一青趙

印選惡承允願爲騰蛟効死遂從騰蛟自古泥至柳州轉
收周金湯熊兆佐馬養麟諸軍于廣西已而桂林驚潰騰
蛟會瞿式耜于桂誓師北出自是得一青爲股肱軍勢復
張騰蛟亦以死自誓期收楚以謝前不敏金聲桓自南昌
閒道遣使至推戴騰蛟爲主盟期犄角東下馬進忠復嘗
德馳請會師于岳州騰蛟率諸軍三十餘戰復全州戰飛
鸞橋大敗□兵遂圍永州冒矢石督戰攻下之殺□將余
世忠擒其廣西巡撫李茂祖磔之遂下衡州檄曹志建集
師大舉將趨長沙會堵允錫以疑忌激馬進忠棄嘗德閒
道自湘鄉至湘潭轉掠千里李高諸部歸之而下集于湘

潭進忠忠李高之逼告急于騰蛟騰蛟乃率標兵數百人
乘輕舸下湘潭調護之允錫亦至議良久乃誓師分汎允
錫率李高十三營渡湘而東走吉袁援金聲桓于南昌騰
蛟率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牛萬才洎滇曹之兵攻長沙
部分乍定方送允錫軍渡江進忠全師尙留湘鄉檄召之
未至餘兵俱未會人聞湖南北全失遣其五王子帥大
眾來爭粹至長沙騰蛟正爲李高諸部所勦不及偵候永
曆三年二月庚寅騎至城下乃覺進忠兵少不能戰雨
雪雜下人馬困沿江驚潰騰蛟遽乘馬欲登舟爲追兵所
執大呼曰我何督也當明白死奴輩勿得陵我因下馬

步至城南佛菴五王子遣人勸降至再四騰蛟不應唯舉
手拍地呼可惜兩掌皆碎三日水漿不入口五王子知其
不屈遂遇害所部士卒降□者竊收其骨葬之始□允錫率
大軍棄湖北至湘上騰蛟拜疏言湖北千里一空湖南重
兵蟬集已復之士棄爲青磷白骨之場而諸將狼戾狐疑
制臣不能斬之臣又何以輯之唯有孤掌鳴號誓死報國
而已未兩月果陷于難騰蛟旣沒衡永寶郴相繼皆陷而
粵不可守矣時中外屬望騰蛟甚重方其初陷朝廷猶冀
其脫特勅遣御史鄭古愛入楚訪求之已而知其殉難上
震悼輟朝贈太師中湘王諡文忠設位于肇慶之天甯寺

上親臨祭舉哀失聲百官皆慟子文瑞以廕至兵部侍郎居桂林廣西陷亦遇害

堵允錫字仲緘別號牧遊直隸宜興人崇禎癸酉中應天鄉舉以父母蚤世貧不能具禮辭計偕追廬墓三載墓柁方冬生華人以為孝感黃道周為之著禮問一篇以旌其志丁丑乃就公車賜進士出身授兵部主事晉員外郎遷長沙知府與推官蔡道憲以志義廉隅相獎勵給事御史可鏡歸里侵鄉曲允錫重裁之已而道憲殉難可鏡以從賊伏誅郡人益服其明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長沙允錫上計未返以課最擢分巡武漢道參議宏光元年改提督

湖廣學政左良玉舉兵下九江充錫方按士湖南故不與
何騰蛟奔長沙漸聞南都淪沒武昌亦陷乃集充錫及傅
上瑞章曠議開府調兵食制戰守充錫至性深摯北都之
變號泣絕食者數日及是流涕慷慨誓死以濟國難聞者
咸爲感躍然負氣矯迫喜有興作無持重之度因與騰蛟
議招募辟召輒行承制事充錫亦自下書旁徵人才版授
監紀府佐停歲貢生以意改調除授敎職競躁之士因緣
奔赴旦見夕卽釋褐徵楊國棟爲部將令募偏裨部曲割
授武職至副總兵仍隸道標其不恤名實如此充錫旣與
上瑞曠推騰蛟爲總督騰蛟卽題薦充錫巡撫湖廣拜表

卽以撫臣行事輒解學政付原任黃州知府周大啟令開
餉生徵其貲爲軍實遂益遣王之賓彭嵩年向文明廣招
兵卒爲內標歲糜金粟將百萬皆游惰民不堪行陣騰蛟
旣奉便宜之命一切不待刺旨允錫亦如騰蛟所行自是
諸將不知復有朝廷率唯己意爲劄官盈三四萬漁獵湖
南北愿民則竄匿山谷以自全不免高李部降騰蛟檄允
錫撫馭之允錫乃與騰蛟分汛任戰守騰蛟任湖南守湘
陰圖岳武充錫任湖北守嘗澧圖荊州允錫爲高李部奏
請立名忠貞營易高得功名曰必正李過名曰赤心皆奏
準以欽賜行之忠貞營屯老營于草坪糧餉不給恣掠于

民間允錫無以處也隆武元年冬允錫與騰蛟分道出師
允錫率忠貞營及楊國棟周師文之兵圍荊州□救猝至
民素苦掠奪遂導□騎劫高李老營于草坪忠貞十三部
連營互二百里猝受抄蹂彼此不相知聞已而驚遽又不
知□眾多寡遽解圍恇亂城中兵乘之遂大敗允錫乘馬
麾兵勿退萬騎陵乘不可禁戢允錫墜馬折右肱周師文
救之得免還屯魯德忠貞營西奔巴歸不相聽命舊制奏
薦仍聽部科嚴貢題用撫按不尸爲恩所奏薦者以職級
相晉接無稱門生禮崇禎間破資格開薦舉有自下僚寒
賤及罪廢官遽拔顯要者乃以門生禮事薦主然至京堂

亦不復用此禮初傳上瑞棄黃州賣武昌城事坐不測騰蛟拂拭奏用之擢監司及是題擢僉都御史戴騰蛟不敢貳章曠亦以廷議齟齬騰蛟保任秉節鉞荏苒不能自拔皆刺署門生如故允錫以清望推督學雖節鉞之命自騰蛟奏薦而朝廷委任不在騰蛟下雅不欲與上瑞齒乃據舊章刺以平交相往復騰蛟不悅兩府幕賓類無賴士益相搆煽遂成猜離湖南北不相協應而瓦解之形勢成矣上嗣位加允錫兵部侍郎總制楚師未幾晉尙書拜武英殿大學士封光化伯允錫辭伯不受及長沙陷騰蛟奔衡永馬進忠走湖北已而□兵急□嘗德允錫率楊國棟及

己標之兵走屯永定衛山中進思與牛萬財亦至連營相
保進忠故聽騰蛟節制者也允錫姑安插緩撫之而心不
相得合屯山中凡八月允錫頻趣進忠出兵進復辰嘗進
忠不應時方溽暑進忠邀允錫飲樹下因步林塘閒見故
墟有茂蔭清適進忠曰此可構一亭軒坐銷餘暑遂指揮
軍士墾基址庀木石允錫大怒曰終當老死此山乎進忠
笑不應允錫益憤引滿取大醉歸臥帳中翼日日晏未起
樵蘇者歸報進忠已拔營出嘗德允錫大驚遽呼國棟萬
財繼進遲至嘗德則進忠已拔城兩日矣允錫不得已爲
調兵食撫士民進忠又若聽令者允錫以騰蛟分任湖南

而長沙先陷過在騰蛟及是聞騰蛟圍永州未下欲因進忠兵出復長沙以屏騰蛟遂日促進忠出師進忠方與鄭古愛招馬蛟麟于辰州蛟麟遲回未決進忠固欲留待之不卽聽允錫允錫欲以辰州委王進才進忠憂進才非蛟麟敵固不從而進忠閒道遣使至騰蛟所報功次允錫密聞之疑其爲待騰蛟也乃命毛壽登監進忠軍羈縻之而自與鄭古愛率輕騎閒道走巴歸招忠貞營下長沙高必正方苦糧盡聞允錫語大喜捲營卽起取道澧營進忠方大屯芻糧于嘗德爲安老營計允錫往蜀以督忠貞營出荊州爲名進忠意高李之未必爲允錫興師也亦姑置之

及是忠貞營遽至距嘗德百里允錫乃以書報進忠言會
師攻長沙事進忠大驚疑忠貞營之眾旦夕卽并己立命
焚解舍庾積掠百姓拔營南走開道趨湘鄉欲破衡州依
何騰蛟安老營而胡一青已下衡州進忠遂自衡返湘掠
殺匝五百里民死過半進忠去嘗德王進才牛萬財不知
所出遂約劉體道張光翠同走衡寶間忠貞營至嘗德已
赤土無莖草不能留卽尾進忠後自甯鄉趨湘潭馬蛟麟
徐出收嘗德湖北復陷諸軍蝟集于湘高必正遣偏師攻
長沙以謝允錫不克亦退湘衡間互相疑掣轉掠千里允
錫無以制之騰蛟汎輕舸至湘潭乃與允錫議以南昌求

援甚急允錫督忠貞營渡湘而東走醴攸往援江而忠貞營徘徊茶攸閒殊無行意湘潭陷鵬蛟敗沒忠貞營奔衡州走郴爲入粵計允錫不能令也湖南失督師諸將洵懼胡一青迎允錫居衡州與謀戰守未數日口兵又至一青孤軍戰不勝亦退允錫倉卒渡湘東走耒陽與忠貞營會至郴州忠貞營衝曹志建營以去志建發兵禦之口兵追忠貞營至郴州忠貞營渡嶺去允錫後幾爲口所獲乃走志建營志建怒其率忠貞營以蹂己也坑殺其將王一賓部卒三千而迓允錫不以禮數窘辱欲害之富川紳士何同復道迎之入砦以鄉兵護之自懷集走梧州忠貞

營先自梧人潯南行在震恐勅遣大學士嚴起恆副都御史劉湘客慰勞安插之至封川與充錫遇乃竝舟入覲上賜對優禮有加命督忠貞營出楚充錫初入朝未諳國事通政使毛毓祥給事中李用楫與同邑里相知間以私意蠱充錫屢有論薦廷士皆不悅會公宴金堡被酒厲聲曰公復湖北而棄湖北者亦公也督師復湖南而蹂湖南以及于陷者亦公也公與督師誓援江西顧引忠貞營入粵蹂內地而致南昌之不救者亦公也公忠孝聞天下一旦所爲如此公不疾出楚他日何面目見曹忠建況天下乎充錫無以應上賜充錫龍旗十二徧調天下兵馬咸受節

制允錫至潯州日促忠貞營復出會李赤心死高必正以
新喪大帥器仗不給爲辭允錫居悒悒有頃朱天麟陳邦
傳知允錫與金堡不協力與言堡沮孫可望王封之非以
搖之因言忠貞營不可恃無如用可望之足有爲也允錫
惑其說發龍旗一往雲南調可望出黔楚胡執恭因誅允
錫言公承制封拜能姑許可望王封事必集矣因填空頭
勅許可望執恭遂僞作冊寶以往旣行乃告允錫允錫悔
爲其所賣大恚憾成疾永厯三年十一月卒于潯州詔贈
太傅謚□□允錫忠直磊落負有爲之志非騰蛟所及而
輕信自恃專意刑賞屢敗債敗騰蛟亦輕之交相猜薄以

至于敗亡各有以也允錫文筆清超在軍中感憤作軍謠
十首流離悲激其月家鄉馬兒女筆先鋒血筵席營中燬
諸篇讀者無不悲之

章曠字子野別號峩山直隸華亭人與兄簡曉以文章氣
誼名雲閒簡以鄉舉知廣東博羅縣欽取未赴歸里與李
待問陳子龍起義守松江城陷不屈死之隆武中贈禮部
郎中諡節愍簡感北都之亡纂報讐錄三卷各有論贊巴
陵李興瑋爲之梓行于世曠倜儻不矜小節志意高邁神
智警敏中崇禎丙子應天鄉舉第一丁丑賜進士出身授
沔陽知州勤吏治摧彊豪興文教楚人士執卷就門者舟

接于沔陽湖崇禎十六年春李自成陷承天州人全起迎賊曠號召忠勇城守以奇計縛首迎賊者數十人磔之賊掠騎至曠乘城擊卻之賊帥馬世大益發兵來攻民盡驚潰嚮迎賊者黨率眾應賊將縛曠降曠乃攜印出左右請繇小路曠曰彼將謂我膽落必要我于小路吾疾驅繇宮道彼不測也已而賊黨果伏小路要之不得遂走詣北撫王揚基請兵復沔願以身先之痛哭轅門下不聽乃單舸歸華亭鬻田宅夫人出所織布千匹助之得數千金走漢沔間收兵崇禎十七年春接賊三戰復沔陽州安殘黎儲芻糧募死士爲復顯陵計何騰蛟上其功擢僉事巡飭江

北京山楊文薦故受業于曠曠遇之有加文薦上計偕曠
與汎舟酌酒語次稍忤觸之遂銜曠至是爲兵部郎因倡
言江北不宜置道徒擾民無益恢復廷議從之曠繇是失
職罷遣義勇江北兵民驚悲失據盡陷于賊曠將以布衣
歸里騰蛟固留之以故僉事銜監撫標軍御史黃澍按楚
囑其爲騰蛟用檄令攝漢陽推官以窘辱之洪天擢堦允
錫爲解釋事乃已曠負當世志邑邑不得逞騰蛟獨深知
之復以監軍道力請于朝命已下路振飛舊按江南摧抑
知名文士曠懷才被屈挫及是怒曠不納門生刺力沮監
軍之命騰蛟抗疏言臣受土崩蟲齧之殘楚孤掌獨撐舉

目無一人之可用唯得一章曠者爲有生人之氣屢題而部屢厄之是縛臣臂而欲使臣鬪也如謂曠蹶弛多奇或至生事則臣請保任之甘與曠同功罪乃得仍授僉事監騰蛟軍檄攝分巡上湖南道曠至衡州開東鹽輸長沙以資軍實歲餉兵十萬餘金騰蛟賴以不匱衡州姦民通驕帥漁獵曠密捕撲殺之民得安堵已而歸長沙遂請身下岳州監馬進忠王允成軍以死護湖外單舸下洞庭進忠允成迎之願受節制先是騰蛟開府長沙堵允錫旣解學政勤王與諸軍帥相馴習兼召募成軍傅上瑞久攝巡下湖南承權藉募標兵數千亦與諸帥周旋稍熟而曠屢革

削望尤輕諸軍帥皆不知有曠曠亦不得其要領及是驟
受監軍之命從胥隸數十人輕舸東下敝巾葛衫與諸將
乍相見流涕握手推心盡慮與謀興復諸將皆爲感動時
將竄兵驕不知節制王進才郝永忠尤以新附猜暴大掠
巴湘間曠旣得諸將心申約束斬箠如法諸軍乃斂手聽
命居人行旅稍集遂修湘陰城陸立大荆新牆二戍水立
磊石營與岳□相持大小數十戰何騰蛟旣題擢堵允錫
撫楚傳上瑞撫沅曠獨當疆敵而任監司如故權尤輕不
能自爲進止顧諸將唯推重曠而輕騰蛟允錫于上瑞則
蔑如也何騰蛟出師不利晝守長沙尤藉曠爲外蔽乃列

曠功推薦之詔擢曠僉都御史巡撫江北然僅擁虛名無寸土一民可憑藉曠部將王儲募水軍二千人騰蛟分裨將覃裕春滿大壯吳勝合五千餘人隸曠守新牆與敵壘相對半載□不敢□隆武二年七月□大舉從間道窺湘陰曠偵知之率覃裕春以二千人禦之于潼溪□騎數千突至裕春軍伏溪市草舍中穴牆壁爲空交發鎗礮擊之□合圍之數十匝自辰至酉擊殺人馬各千餘□恒懼退走裕春軍出躡之滿大壯陳友功爲兩翼夾追殺傷湮盡自江南用兵以來與□兵合戰仍得捷者自曠潼溪之戰始九月左夢庚部將楊么導□兵汎洞庭來□沅江曠檄

馬進忠又大敗之斬么湖南北守經年不陷者皆曠力也
今上卽位加兵部右侍郎餘如故然曠有所陳奏皆因騰
蛟故朝廷無繇深知曠相委任曠亦不能大有所指蹤焉
永厯元年春長沙兵將交訐掠奪四出糧道阻絕馬進忠
西走湖北王進才王允成旦夕思遁□孔有德大舉入□
曠率滿大壯孤軍禦戰檄進才允成相接應皆不應遽潰
走焚湘陰而南曠戰不勝退長沙騰蛟已先奔曠殿潰卒
南行轉戰三百里及南嶽市滿大壯戰死曠入衡州執騰
蛟手泣曰長沙不潰曠猶得嬰城死戰今湖南瓦裂何以
謝百姓兩年來剗髓供輸也四月□兵□衡山騰蛟走永

州曠守祁陽檄召潰兵圖下爭衡州乃奉勅特拜曠武英
殿大學士兵部尙書督恢復諸軍而諸軍爭潰不可合矣
曠蛟走全州曠獨率親軍千餘人屯白牙市牽制敵兵南
□之路時上在武岡劉承允遇援兵不出曠知事不可爲
忼慨悲憤不粒食唯噉瓜果時引滿取醉因臥病不起將
終召門生部將出酒相飲爲別命小胥拊拍板從枕上悲
歌令座客和之聲益哀厲板闕和者歇驚視曠已薨矣時
年三十有六永麻二年贈太子太保華亭伯諡文毅門人
蕭爲龍葬之于石期站爲龍武昌人敦篤有志義官職方
司主事未幾亦卒江漢間故以文章名而避寇南奔者曠

皆留幕下最著者李興瑋自有傳次鄭古愛楊錫億

鄭古愛字子遺湖廣江夏人本姓陳出後于鄭既長所嗣父有子求歸宗養母爲嗣父所訟武昌知府洪天擢矜其辭色問孺子嘗讀書乎因試以制藝古愛伏砌下濡筆成文駘宕有奇氣天擢歎曰孺子善自愛熊芝岡一流人也諭所嗣父安之壬午鄉試出章曠門曠亟薦不得中抱其卷哭已而曠召與見姿抱豪邁尤爲曠所器重曠失沔陽古愛迎謁于江漢因與收兵江北多所裨贊武昌陷南奔長沙曠方受監軍命開幕辟士古愛以貢資版授監紀推官古愛傷儻直鯁幹濟明敏何騰蛟堵允錫交倚重之曠

開粵東鹽稅之充饒檄古愛監其事以清平若昧吏得可
藻挾私撓之古愛奮拳擊可藻墜地遂自解鹽政就堵允
錫于嘗德允錫檄古愛監王馬楊牛四將兵永厯元年擢
監察御史監軍如故嘗德陷走匿苗峒□吏購求之亟嘗
兼日一食晝夕悲吟已聞允錫與馬進忠所在冒死宵行
赴之進忠尤欽慕焉遂同進忠出復嘗德進忠與□兵大
戰于麻河古愛執矛躍馬與選鋒士首犯敵營大破之古
愛家居時與左良玉部將馬蛟麟交善至是蛟麟降□守
辰州王進才拒之于桃源進才惴惴非蛟麟敵進忠以是
不敢譏嘗德允錫強之東出長沙不聽進忠密與古愛謀

招蛟麟遣使持蠟書至辰州密達蛟麟所蛟麟佯怒收縛
齋書者夜分密召之至臥內問鄭秀才何亦至此使者以
方爲御史監湖北軍告蛟麟大喜曰吾終當爲此秀才效
死力汝歸馬將軍及鄭秀才期以十一月下武陵合營明
春並驅取武昌若吾至武陵而鄭秀才不在是給我也當
與馬將軍血戰城下使者歸報進忠喜益修城櫓儲芻糧
以俟允錫急欲出進忠兵毛壽登忌古愛之且收蛟麟也
因激允錫入巴巫調忠貞營允錫欲強古愛俱去古愛不
欲行壽登曰君奉勅調忠貞營不然我當往允錫固強之
古愛遂同允錫入劉蛟麟不果降忠貞營至進忠驚走古

愛迫及之于湘鄉相持泣下古愛遂入見論麻河功擢僉
都御史毛壽登者袁彭年之甥也彭年因沮抑古愛僉都
之命古愛請赴辰沅招蛟麟不報而命古愛往楚求何騰
蛟存亡騰蛟凶問確古愛遂退居平樂山中葛巾芒屨雜
屠樵間無當世志永厯四年夏楚事益壞乃起古愛以僉
都圖辰嘗招蛟麟古愛入對曰蛟麟雖于臣有香火情然
去違之間自不能不以勝敗移心今楚兵連敗臣卽刻心
于蛟麟前亦一團肉耳請速催王馬二將出沅靖楊展以
黔兵繼之血戰以前而後臣可以用其招致不然徒令蛟
麟笑臣無益上固遣之領勅至平樂又以議招不如議戰

不報古愛憂患成疾卒後數月馬蛟麟破平樂知古愛卒爲發哀護送其櫬與其妻子歸武昌

楊錫億字文起湖廣德安人以文章受知章曠李白成據荆西鈞索人士充僞吏懸參夷法以脅之漢北響應風靡士大夫至不知有崇禎十七年者錫億以貢爲賊所購從間道逸走黃武間賊捕其妻子羣從皆殺之錫億益南奔曠留之幕府牒補監紀推官錫億言于曠曰德安北捍楚塞爲漢新市故墟人尙豪俠可用應山楊主事之易忠孝世家爲三楚望立蓋天營爲國死守豪傑遙附甚眾憾不知朝廷所在耳億請問行號召爲漢南應援若敵踐荆岳

億率義旅起乘其背以掣之此英布制楚法也勿徒株守
一湖爲尺寸計曠深然之然以錫億翫露風骨蒙難入
敵中慮其不免惜錫億不遣傳上瑞督諸軍自平江出通
山辟錫億從軍屢立戰功題擢兵部職方司主事上瑞有
貳心無故走沅州強錫億偕西錫億不肯行仍赴曠于湘
陰已而長沙潰曠南奔錫億與相失遂入南嶽老龍池痛
哭爲僧去不知所終

永祿實錄卷八

船山遺書二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焦胡列傳

趙印選

王永祚附

焦璉字瑞庭陝西人以行伍起家積功最厯官叅將爲平
蠻將軍楊國威中軍官崇禎十六年張獻忠破永州遊騎
掠全州國威起師禦之璉爲前鋒敗賊于黃沙驛擊降賊
黨唐苗子遂復永州隆武元年國威挾靖江庶人反璉見
脅迫不能自拔庶人刼瞿式耜式耜不屈將遇害璉說國
威營護之得免因密與式耜謀陰遣人報丁魁楚陳邦傳
扼之于梧肇閒兩軍相壓璉挾式耜從中起來攻斬國威

擒靖江庶人璉功第一邦傳善事魁楚得首敘代國威爲
平蠻將軍而璉加副總兵銜協守桂林永曆元年二月粵
東陷上幸桂林加璉總兵官都督同知已而上自全州幸
武岡璉扈蹕至全甫歸□兵繇陽朔上直抵桂林入文昌
門璉未釋鞍卽與巷戰搏斬衝鋒者數十騎□乃卻屯陽
朔璉保孤城糧瀕盡□兵復來圍璉誓死登陴守尋啟門
出接戰鏖鬪兩日夕□勦退璉縱兵蹙之遂收陽朔十一
月上自象州復駐桂林錄前功加璉太子少師左都督封
新興伯未幾楚師潰皆退屯桂林璉惡其逼移屯陽朔攻
平樂復之留守平樂永曆二年春□兵破全州上奔南甯

郝永忠大掠桂林自全至桂三百里無人跡□乘虛直扣
桂林北門瞿式耜急召璉自平樂返晝夜馳至未釋鞍與
□騎遇于北門巷戰搏斬十數人距闔固守會胡一青救
至璉與一青歃血誓死出城力戰破之于北關又破之于
甘棠渡追及于大榕江壓敵而陣方會戰大風起霾霧障
天璉率死士呼噪乘之敵驚棄營走璉遂與一青隨何騰
蛟圍全州攻下之會攻永州十一月拔之楚師大集兵亢
糧璉歸屯桂林論功晉封新興侯璉敢戰恥走身爲士
卒先而與諸將交謙讓不競諸將皆安之惡陳邦傳之姦
懦也而陰戒部曲不得與爭曹志建尤駭戾日尋諸將相

抵牾獨敬愛璉與相親好自隆武來武帥或假便宜因之
驕橫往往廷參監司鞭笞守令璉遇文吏不失中朝舊制
州縣皆親詣署報謁有所徵會以咨移手本行事尤歛束
部兵于民無擾恂恂如文吏言笑和煦而時聞寇警則蓐
食馳赴不畏危險顧以糧餉不給兵不滿萬故不能成大
功永曆三年春湖南復陷趙印選胡一青楊國棟馬養麟
之兵聚保桂林糧益乏璉曰桂林固吾汛地然諸帥至有
客主誼空營舍爲諸帥居悉桂賦爲諸帥食吾禮也遂屯
平樂永曆四年上幸梧州璉入見會詔獄起璉抗疏言金
堡之忠邪臣不敢知但楚粵黔蜀諸將下至厮養賤卒編

戶細民莫不以堡爲直者陛下欲收人心而亟罪堡似不
相應疏入報聞璉乃移書馬進忠趙印選曹志建言堡忠
直宜爲代理諸將避之皆爭救堡堡得減死論戍璉先發
之也已而式部表其歷戰功出諸將上徒以不爲競求爵
列諸將下非馭臣之道乃晉封宣國公孫可望據僞勅稱
王脅諸將降附璉移書諸將請公疏攻私王可望者因合
兵責可望削號歸命不從則奉天子討之方振旅待命會
□兵攻破鎮峽關曹志建大敗收殘兵保賀縣告急于璉
璉星馳至賀與志建會以上駐梧州璉結志建連營犄角
扼□攻梧道十一月孔有德陷桂林馬蛟麟自恭城攻平

樂陷璉乃東南走渡昭江屯平潯閒陳邦傳自肇慶旋兵將降僞遣使約璉合兵保潯南密發兵夜襲其營璉敗遇害邦傳以其首降于□

胡一青雲南臨安人趙印選其中表兄弟也一青本名一清隆武中□□□□改名一青一青短小輕捷尤長于馬槊腋挾二槊飛擲三十步外中重鎧皆洞中追及奪槊迭擲迭奪每馳陷陣輒手殪數十人以爲嘗所乘馬號沙兔子高不滿五尺騰躡帆度萬馬前而印選故爲甲魁雄長諸士漢宏光元年御史陳蓋巡按雲南事竣復命因言雲南故有貯帑銀二十萬兩爲不虞貲請發此金募滇兵

入衛勅如其請遣之蓋大名人以崇禎辛未進士歷官寧
端性簡傲戎事非其所長因臨安推官朱壽鏐展轉召募
閱歲餘乃募兵五六千人土漢各半多驍勇士馬仗皆精
好以胡紹虞爲總統印選副之而一青爲偏裨未爲蓋所
知蓋聞南都陷意趨趙留連黔楚閒隆武二年更奉勅促
赴閩蓋乃率兵出湖南亦躊躇無趨闕意何騰蛟欲留之
協守長沙蓋傲岸與騰蛟意異東去過吉安萬元吉留之
守吉居數月蓋方遣印選率一青屯安福劉良佐高進庫
以口兵數萬圍吉安元吉請蓋出兵擊之紹虞登堞睨敵
恒懼墜地一青聞吉安被圍自安福率輕騎馳歸蹂良佐

老營斬殺披靡敵半殲轉戰至城下圍城兵忽潰走城中
猶不知俄一青躍馬追擊大呼城中出兵夾擊追奔十餘
里吉安圍解紹虞媿詘讓一青爲總統一青以印選齒長
聲望較重以讓印選印選肥鈍實不能戰倚一青爲重王
永祚者少于一青慄悍亞之一青尤與永祚相得而營務
則推印選印選顧睚眦自尊一青安之以是滇營稱和輯
臨敵無貳心是年冬□兵大舉攻吉安元吉盡先以言語
相觸忤盡引兵退南安吉嶺陷元吉死之盡零落失意率
諸軍居郴韶閒鬱邑死印選一青無所聽命欲解甲歸滇
楚粵諸將欲併得之轉戰至永州顧梗阻孤危乃請命于

何騰蛟騰蛟大喜收恤之爲奏授印選一青各副總兵屯
永州待調已而湖南陷上居武岡騰蛟入見印選一青亦
率軍至劉承允欲致爲己屬誘脅備至一青印選治兵屯
武岡郊外自保睥睨承允肘腋間承允不敢誰何焉勅召
人見賜號御演營皆授總兵官都督同知挂將軍印承允
怨騰蛟不遣出師騰蛟奉勅不能行印選一青乃拔營起
護騰蛟出承允發兵追之承允兵至一青下馬揖追兵曰
吾兄弟荷劉公寵遇豈忍相背特督相奉詔出圖恢復吾
義當從願公等返報劉公他日當有以相報若必欲邀我
者則今日與公等併命于此爾遂上馬挾槊火礮齊發軍

以次行一青緩轡殿追軍莫敢前遂繇閒道達義甯桂林
潰瞿式耜率焦璉入城嬰守請援于騰蛟騰蛟以印選一
青至大敗□兵于北關追及之又敗之于甘棠渡皆一青
陷陣手馘數百人追至大榕江兩軍相接□將線國安與
一青交馬國安舉刀斫一青一青從脇下持國安國安總
拔刀將斫會救至國安乃脫走會大風塵蔽天□兵驚潰
一青盡奪其馬仗幕帟輕騎追躡之□兵走楚一青遂會
印選璉攻全州大戰于飛鸞橋一青躍馬飛梁敵盡披靡
大敗之眾幾殲遂復全州進圍永州余世忠出兵拒戰一
青屢大敗之軍中獲諜者得密書知□將魏□□白寶慶

來救一青自帥兵伏于文明鋪待之寇至夜安營竟猝起
攻之斬獲無算縱所俘入城告敗世忠潰圍走復永州一
青遂攻衡州下之騰蛟列上其功封印選新興侯一青與
雷伯騰蛟下湘潭留一青守衡州騰蛟敗沒一青請援于
印選印選坐桂林不爲出分遣偏將劉祁陽爲虛聲應援
一青與王永祚合薄□兵于衡山敗之已而□大至戰青
草橋不利乃退入嚴關一青所將滇中驍卒轉戰三年死
傷過半益招楚粵閒新兵萬餘人印選所募近二萬人永
祚亦五千人蒲纓亦滇將也與合營亦二三千人然脆弱
徒爲冗食類不能戰威亦挫矣印選以總統論功封開國

公益驕蹇廷議不平式耜乃奏晉一青爵衛國公封永祚
甯遠伯一青樸率無威儀言多造次而恭謹不驕在軍中
能茹荼苦坐卧草泥食糗飲濁水自如也印選開帥府于
桂林擁歌舞自奉恆踞嫚待一青一青亦弗較每出師一
青輒先驅印選乃遣部將尾之桂林地徧賦薄饟餉不給
式耜措給其軍印選取贏自給次乃及一青永祚一青比
歲扼全永不獲已野掠而食永祚四年夏式耜催諸軍出
楚一青獨與永祚及馬養麟圍永州將拔之會孔有德復
南兵大至一青乃全軍歸壘嚴關與有德前部相持不
下者五月野無所掠兵皆餒采菽以食一青馳歸泣告之

印選印選弗應會于元煜以其女許配永祚旣納采永祚
說一青戴元煜爲督師元煜遂以滇營戴己自陳晉樞貳
督楚師印選知之乃盤元煜令改妻己元煜叛永祚盟以
適印選永祚怒欲刺殺印選一青勸止之而永祚稱病卧
桂林不出一青孤軍與敵相拒印選方盛節迎元煜女置
疆場不問一青悲甚欲棄桂去式耜強挽之十一月孔有
德攻榕江柵壘一青方拒戰間印選遽撤諸軍護其妻走
柳州一青驚遽乃棄壘去桂林陷永祚遂降印選旣老悖
狂惑部曲解體失眾以死而一青失永祚又屢挫衄亦不
自振退左江土司中孫可望僭逼猜殺一青不欲爲之下

李定國軍南甯將迎上攻雲南請一青爲鄉導一青爲導
自泗城州進師然不肯與定國偕屯聚旣久眾益散爲
將全節所困乃披剃爲僧求與其徒種山而食居數年線
國安以榕江之怨遣兵就其山攻之遂見殺王永祚旣降
復爲僧逸去見擒孔有德縊殺之